

目 录

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廖仲恺先生支持广宁农民运动片断	陈昭华(1)
	扶罗伏击战纪实	黎家齐 梁瑞麟(8)
	红军妈妈——义婆	冼锦华(12)
	碧血洒竹乡 万世永流芳 ——记张青同志英勇不屈的事迹	冼锦华(17)
	广宁农运史话之二	黎家齐(19)
	周其鉴烈士的两篇文章	周雪梅(22)
	爱国将军——陈绍武	李国聪(28)
	周殿康会考拔贡生时的三篇论文之一	周世光(30)
	谒陵园	冯 华(35)
	潭布“七尸八命案”始末	冼锦华(36)
我县早期的女子小学	冼锦华(38)	
肇庆中学迁校木格的回忆	程 展(40)	
(广宁) (名胜)	“广宁八景”的新发现	徐伯志(42)
宗教史话	欧洲传教士在广宁的活动	陈学溪(50)
	牧师梁星眉事略	陈学溪(53)
广宁风貌	广宁竹子源远流长	陈昭华(54)
	清桂名茶史话	杨士建(60)
	佐膳下酒佳品——酿文笋	周雪梅(62)
	也谈吃笋蛆	周雪梅(63)
	江屯圩镇话从前	陈道楠(64)
	古水易名话沧桑	黎恒恩(67)



武打师伍柱趣事.....祝新元(70)



石寨山上的古石寨.....莫国文(73)

会真堂及其醮会.....黄 中(75)

大同村名之由来.....祝新元(78)

春风吹来.....伍善辉(79)

漫话“竹山顶”.....邵万成(80)

珠玑罗姓南迁.....罗荣任(81)

“三阻词”的故事.....周世光(83)

一篇修路捐款文.....陈世虞(84)

三字经.....欧润山(85)

有血泪史的地名.....黄 中(86)

广宁人的歇后语点滴.....祝新元(88)

风俗杂谈.....黄 中(90)

从清凉池说起.....卢敬文(93)

路径赋.....成贤波 梁常猷 陈道楠(94)



周殿康的对联遗作.....黄 中(96)

妙联故事.....祝新元(97)

半山亭联.....梁常猷(98)

一副妙联.....陈世虞(99)

嵌字联一束.....徐伯志(100)

年 柬.....程 展(102)



颂《广宁文史》.....廖炳学(103)

订 正.....编辑组(104)

廖仲恺先生支持广宁农民运动片断

陈昭华

廖仲恺，广东省惠阳县人。1903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担任同盟会总部的会计长。1921年后，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1924年国民党改组，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重要职务。从1924年至1925年8月被刺逝世前这段期间，他积极地支持广宁的农民运动，对促进广宁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派人员赴广宁协助农运

1924年10月，广宁县农民协会决定实行减租广。宁地主劣绅组织“业主维持会”，立即疯狂反对，筹款购买枪械，重金招募乡勇，组织民团，叫嚷颗粒不减，“武装收取十足田租”。在各处通衢要道张贴长红白抄，写着什么“不承认减租，从农会者自误！”同时纠合各区地主代表数十人，轮番到县署搞控告农会减租的所谓“请愿”，并派出爪牙四处张扬及游说。在地主武力威胁和诽谤恐吓下，不少佃户农民顾虑重重。县农民协会对此采取措施，一面集中各区农军，严阵以待；一面分派各乡农协职员下乡宣传，解除农民疑虑，并公开发表减租宣言，争取社会各方同情支持。这

时，广东革命政府决定派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开赴广宁，支援广宁农军，反击地主民团。与此同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亦从军校中派出政治工作人员游步仁等九人，随同铁甲车队一起前往广宁，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①（在此前些时候，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郑千里，已陪同彭湃到广宁）。由于得到政府军队和黄埔军校政工人员的直接支持，广大农民人心大振，士气高昂，迅速掀起与地主劣绅针锋相对的斗争高潮。

电令成立机构保护农会

此时县长蔡鹤鹏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出面邀集农会与地主双方召开“和平会议”解决。而蔡鹤鹏上台伊始便与地主劣绅明来暗往，事事都显现出袒护地主，是名符其实的地主劣绅后台。结果原订于12月1日召集双方举行的“和平会议”，便被有恃无恐的地主劣绅所破坏。蔡鹤鹏在此期间，还与驻四会县城的粤军第三师师长郑润琦，将广宁地主攻击广宁农会减租的一份电报，转呈广东省署和中央农民部，支持广宁地主“恶人先告状”。廖仲恺已根据广宁农协的报告获悉真情，考虑到广宁县县长蔡鹤鹏和第三师师长郑润琦的态度，为减少阻力起见，在1924年12月16日，为大元帅草拟一份关于组织绥辑善后委员会，处置广宁农民运动有关事宜的命令，电示有关各方迅速贯彻执行，命令原文如下：

四会郑师长、广宁蔡县长、铁甲车队廖党代表乾五、彭特派员游钧鉴：

前派大本营铁甲车队^②开赴广宁，保护农会，剿办匪徒，续经第三师派兵一营^③协同动作，谅匪徒不难平定。惟此次调

兵，全为护卫农民，清除土恶，务使横霸乡曲损人肥己者绝迹销声，不为农害。凡属良民毋许侵扰丝毫，用符政府捍卫人民之本意。兹为顾全地方秩序起见，特委蔡县长鹤鹏，彭特派员湃，廖党代表乾五为委员，组织委员会，办理该地方绥辑善后事宜，并将情形随时具报。事完之后，各队伍即当调回原防，毋得违误。④

从命令内容，可见廖仲恺支持广宁农民运动的态度何等鲜明与坚决，这份只有二百多字的电文，就反复提出“保护农会”、“护卫农民”、“凡属良民毋许侵扰丝毫”的语句，确使蔡郑二人有所顾忌，郑润琦的第三师所部与地主的勾结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县长蔡鹤鹏至此也只得硬着头皮参加这个会议。

电令捉拿破坏农运祸首

公然破坏农民运动，拒不执行减租，凭藉武力攻打农会的“业主维持会”，就是被广宁农协要求政府缉捕的八名祸首所主持。这八名祸首是：潭布大地主江淮英；潭布民团局长江汉英；广宁县团保局长谭侣松；扶溪大地主江耀南；江屯塘角大地主冯月庭；第二十六区区长黄鄂棠；第三区区长兼东西南三区联团团长冯思泰；蚌溪大地主陆少蓬。而率先直接指挥民团攻打社岗、拆石农协的就是江淮英、江汉英二人。因此广宁县农民协会将此情形向广东革命政府汇报。廖仲恺先生鉴于江淮英、江汉英明目张胆以民团武装破坏农民运动，考虑必须迅速予以剪除，扫清障碍，乃于1924年12月23日，给第三师师长郑润琦发出密电：

四会郑师长鉴：

密。马电奉悉。委员会⑤自应遵令从速组织，以资裁判。

至江淮英江汉英两人请先逮捕交委员会审讯为要。此层贵部能否办到，来电并未说明。查许总司令④巧电已令尊处严办，勿任土豪劣绅狡逞，淆乱黑白。良以恶草不锄，将来滋蔓，必为吾党之害。请兄立下刚断，切勿游移。仲恺。漾。⑦

12月26日，绥辑善后委员会在县城南街召开预备会议。翌日，正式开会，彭湃、廖乾五、蔡鹤鹏和第三师代表詹学新参加。会上通过了缉拿江淮英、江汉英等八名破坏农运祸首及收缴反动田主武装两案。接着，彭、廖二委员提出县农协会请求派代表参加会议，蔡鹤鹏亦提出田主也应有代表为理由拚命反对，致使会议中断，后来不了了之，使通过的所谓议案最后也成了一纸空文。当时郑润琦统领的粤军第三师等军阀队伍，各自拥有较强的实力，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毫无实力，实际上是被南方军阀所挟持，“政府号令不得他们同意，虽令亦不能行。反之，他们的主张虽违政府的号令，政府亦须屈从。”⑧他们仅是名义上服从政府，或仅限于某方面与政府进行有限的合作，根本漠视政府的存在，更不要说遵守政府的命令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第三师一直拒不执行廖仲恺代表政府发出缉捕江淮英江汉英的命令，致使这伙反革命头目逍遥法外，他们后来更以十倍的疯狂对革命进行反扑，这些都是后话了。

撤换卫士队队长

由于潭布民团凭藉江家炮楼和黄家炮楼险固，负隅顽抗，铁甲车队当时只带轻型武器，无法攻坚。广东革命政府根据彭、廖两同志的请求，为了早日完成镇压广宁反动地主武装的任务，尽快将铁甲车队调回广州，加强兵力，以对付部署在广州周围的滇桂军阀，因此再派出大元帅府卫士队一

百余人，携带迫击炮，由队长卢振柳率领开赴广宁。

卢振柳是个右派，在卫士队开赴广宁之前，便在广州和广宁的地主劣绅秘密进行勾结，策划维护地主利益的“和平解决”广宁农潮的阴谋。1925年1月9日，卫士队抵达广宁潭布，就接受潭布地主民团优厚的招待，卢振柳就背着铁甲车队和广宁县农协，秘密派人前往江屯，与被通缉的破坏广宁农运祸首黄鄂棠，密谋实施其“和平解决”行动。抵广宁第三日，卢便下令卫士队停战；要求县农民协会和铁甲车队，停止进攻江家炮楼，撤围五天。并提议召开全县业主会议，解决所谓农会与业主双方的问题。接着卢更变本加厉，竟然要农军撤回步哨，禁止农军荷枪巡查，对此时发生几处民团进攻农会事件，采取纵容、默许的态度。至此，卢振柳袒护地主压制农会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彭湃和县农民协会对卢振柳的反动行径十分愤慨。彭湃立即致函给予忠告，并亲自前往广州，向中央农民部汇报此事详情。县农协会一面具函驳斥，强烈声明对卢的禁令绝对不能接受，一面通电全国各地团体、报馆、严正控诉卢振柳勾结地主反对农运的罪行。

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获悉卢的倒行逆施之事后，十分愤慨，不意这个卢某不是协助农会，“反转来限制监视农军的行动，”“现在只有把他调回。”于是廖仲恺立即于1月19日代拟大元帅令第十二至第十五号四个命令，交给彭湃带回广宁，这四个命令内容包括：由农民部代表彭湃、卫士队党代表（铁甲车队党代表兼）廖乾五、卫士队代队长谢星继，共同组成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对地主民团的斗争；撤换卫士队队长卢振柳；第一连连长谢星继代理卫士队队长。

1月21日，卢振柳按“回省报告”移交队长职务的命

令开赴广宁。不久后，在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铁甲车队、卫士队和广宁农民自卫军，密切配合下，一举攻克潭布、螺岗、茶坪岗等地民团炮楼，取得重大胜利，各地民团十分震惊，纷纷请降或解散。自此，广宁农民运动便进入新高潮时期。

1925年8月20，廖仲恺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派遣的凶手行刺，不幸逝世。噩耗传至广宁，全体农协职会员十分悲痛。八月下旬，广宁县农民协会在潭布举行“全县农民追悼廖部长大会”。当时已离广宁在外工作的周其鉴、陈伯忠，广东省农协代表黄学增，专程到广宁潭布参加追悼大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原广宁县农民协会执委副委员长陈伯忠，在会上“演说廖先生历史及其死难事”，呼吁全县农民要“继承廖先生遗志，共谋农民的完全解放”。^⑩此后，广宁县农协广大职会员，仍一往无前，将农民运动进行下去，这是可以告慰廖先生的。

建国后，很多老农会员老农军每当谈到当年的农民运动时，常常以敬仰之情提到廖仲恺部长，可见当年廖仲恺先生在广宁的影响多么深远。

注释：

（1）《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七篇第十七页，原件现存广东革命博物馆。

（2）即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该队由党代表廖乾五、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弟、军事教官赵自选率领，赴广宁支援农民运动。廖、徐、周、赵均系中共党员。

（3）第三师实派出官兵两连，已于12月15日抵达广宁潭布。

(4) 原载《犁头》第12期。1926年8月出版。

(5) 指广宁绥缉委员会

(6) 即当时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7) 原载《农民运动》第四、五期合刊。1926年8月20日出版。

(8) 周恩来：《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1924, 10, 30)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

(9) 罗绮园：《回忆》(1926, 8, 13)《农民运动》第四、五期合刊

(10)《陈伯忠传略》《农民运动》第19、20期合刊，1926年12月7日出版

扶罗伏击战纪实

黎家齐 梁瑞麟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人民解放军从防御阶段转至进攻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凭藉长江天险作垂死的挣扎，妄图挽救其覆灭的命运。以陈嗣运、冯肇光为首的广宁县国民党反动派，召集广宁的党、政、军头目密谋，决定由各乡筹集一笔经费，到广州购买一批枪枝弹药回来扩充反动武装力量，加紧“扫荡”，以扑灭广宁熊熊的革命烈火。敌人这一阴谋为我内线人员掌握，并及时向当时活动在扶罗、罗汶一带的我游击队领导人欧新、欧伟明汇报。经过反复研究，游击队领导认为，不能让敌人的阴谋计划得逞，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决定在扶罗口伏击夺取敌人的军火。下面记述的便是我县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扶罗口伏击战经过。

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我游击队领导掌握到陈嗣运亲自到广州购买到一批军火，在广州某码头搬运上船，准备运回广宁的情报后，即命陈英部队首先在石狗地方设下埋伏，待机截击。但是，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敌人的踪影。后从广州来的情报获悉，原来敌人的军火船已经由武装省警和石狗地反头子许昔基部押运至四会。陈嗣运老奸巨猾，他不但亲自乘船指挥运输（由一艘小火船拖带一艘驳船），而且小心翼翼，每航行一段路程，便停下来“休息”，以便窥测动静，知道前面确实“平安”了才继续航行。到达四会后，便命令停止前进，让全体护航人员驻进江南酒店。敌人到四会后为什么驻足不前呢？据四会内线人员侦悉，原来陈嗣运害怕四会至广宁这段航程不保险。他们深知石狗至横迳沿绥江河两岸，都是

我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走水路危险，走陆路也不平安，总之要通过排沙游击区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这批军火始终要运回广宁的，走水路还是走陆路，陈嗣运伤透了脑筋，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还是接纳了手下谋士们的主张：走水路。决定军火装船运输，押运部队走陆路，由武装省警走在船的前头开路，搜索前进，分段过险；许普基部则在船的后面护卫。为了鼓舞押运人员的士气，在江南酒店设宴款待，提高待遇，让他们花天酒地。同时，大放“烟幕”，一改再改起航日期，当时故意派人在街上大量购买电池，说在某日晚上起航。我伏击部队虽然白白等了三天三夜，吃了点苦，但是，敌人的图谋早被我游击队领导识破，认为敌人这样做，无非想迷惑我们，麻痹我们，松懈我们的斗志，以便偷偷地把军火运回广宁。游击队领导一方面向战士们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保持旺盛斗志；另一方面来个将计就计，撤销石狗伏哨和陈英部队，制造麻痹、松劲的假象，以迷惑敌人，暗地里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扶罗口伏击战的部署。

扶罗口河岸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有利条件是：一、敌人断不会估计到游击队敢在欧新家门口设伏；二、扶罗河口要过渡船（当时没有公路桥），若敌人渡过扶罗河进入伏击圈，要撤退就难了；三、从扶罗口至石涧这段绥江河两岸都是群山起伏，且树木多，弯曲多，易于隐蔽，易于伏击，易于回旋；四、两岸一带是游击老区，群众基础好，可以动员更多人力物力参战。为了达到截获敌人军火船的目的，我游击队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计划：以“引”（引诱敌人渡过扶罗河进入伏击圈）、“切”（编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分段伏击，把敌人队伍切断，分段打击）、“打”（重点打军火船）。

• 9 •

七月二十日，我游击队在钱兴、欧新、欧伟明等指挥下，集中英武、力强、飞鹰三个中队及两岸武装民兵共二百多人，编成若干战斗小组，分别埋伏于扶罗河口南岸山上（堵截敌退路）、北岸观音阁（制高点）和公路下的竹林里（主要是鬼仔队负责）以及寺坑高坎山（主要打军火船）。

是日下午二时许，远处传来了小火船的马达声，由远而近，沿岸护航的大队人马亦已清晰可辨。埋伏在密林丛中的游击战士们，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但是谁也一动不动，屏着气，生怕暴露目标，让到手的猎物跑掉。转眼间，军火船开到了扶罗河口的绥江河中间，大队护航人马分批从南岸乘小船渡过几丈宽的扶罗河。这时骄阳似火，酷暑难当，护航官兵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浹背，来到扶罗河北岸的一间小店铺门前便停止前进，往树荫底下乘凉、喝茶休息。从四会至扶罗足有七八十里，陈嗣运整天用游击队来吓唬他们，催促得急如星火，许多人脚板磨起了血泡也不准停下来休息片刻。走了大半天不但没遇到“麻烦”，连半个游击队的影子也没见到。有的士兵讥笑陈嗣运正是庸人自扰，有的干脆放声南腔北调的歌唱。老谋深算的陈嗣运龟缩在小火船里，两只滴溜溜眼睛从窗口往外四处张望，眼见沿河两岸山高林密，正是设伏截击的危险地带，没有我的命令，士兵却停止了前进，他如坐针毡，立即下达命令：小火船全速前进，岸上队伍立即前头开路，到达南街有重赏！

下午三时许，全体护航士兵离开扶罗口进入我伏击圈。突然间，埋下的地雷拉响了，埋伏在公路旁竹林里的小鬼兵，一跃而出，一个个手持驳壳枪、冲锋枪、手榴弹，象出林的猛虎直扑敌群。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冲呀、杀呀的呐喊声响彻云霄。敌人没等反应过来，已死伤了一大

片，有个敌机枪手忙丢下机枪举手投降。小鬼兵打响后，在寺坑高坎山上的部队即用火力猛打敌军火船，阻其前进，迫其靠岸。观音阁这边也响起了枪声，断敌退路。敌军火船被打得昏头转向，想靠西岸沿河边逃走，但埋伏在那边的民兵早已严阵以待，一靠近就猛烈向敌船开火。敌军官命令士兵边还击边向下游撤退。为了逃命，敌兵纷纷落水游过扶罗河。陈嗣运眼见大势已去，命令士兵斩断拖驳船的篷缆，丢弃装着军火的驳船，让小火船开足马力逃回四会。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取得毙敌九人，俘敌五人，缴获军火船一艘，内有轻机枪两挺，日式步枪三十余支，中式步枪九十多支，短枪三支，机枪预备筒六条，子弹万余发以及文件、物资一大批的辉煌胜利。

伏击截获敌军火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勇气，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增强了游击队的装备，进一步推动了广宁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当时的广宁县长冯肇光闻报后，曾亲率五百余地反武装开赴扶罗一带进行报复，但却无济于事。他竟被部下告了一状，不久，顶头上司宋子文下令撤了他的县长职务。

红军妈妈——义婆

沈锦华

峰峦重叠深处的联和镇塘角马寺洞村，四面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经银坑坪可通清远，西面又与江屯的大油、大水坑相邻，确是游击队活动和隐蔽的好地方。解放前，村里住着十来户人家，有位名叫梁义的农民，为人勤劳、正直，因他年老又是长辈，所以人们尊称他义公，他的老伴陈绍明就被称为义婆了。老两口无田无地，也无山林，全靠租耕几块山坑田和帮人看管山林维持生活。他们生有两个女儿和抚养两个孤侄儿，经常靠吃杂粮、野菜充饥。后来，村里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党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觉悟，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勇敢地起来闹革命才能得解放。从此，老两口与游击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游击队坚强可靠的革命堡垒户，游击战士们把义婆看作是红军的妈妈。

鱼 水 情

一九四五年五月，珠江纵队的雄狮队奉命挺进广宁、清远、四会交界地开展游击活动。初冬的一天，部队来到马寺洞村的时候天已黑了。战士们拍着农民的门，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请求借宿。梁义老两口轻轻开了门缝一看，可惊呆了。早就听说过共产党的游击队专门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全心全意为穷人谋利益的，但眼前这帮人，穿得破破烂烂，头发长长的，游击队是这个样子吗？心里害怕极了，战

战兢兢的立即把门关上。

拒于门外的战士们非常守纪律，不再打扰村里的老百姓，披着单薄的衣衫，一声不响的冒着刺骨的寒风，蜷缩着在屋檐、树林下瑟瑟发抖。老两口从窗口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又痛又难过，他们想天下间那有这么守规矩的队伍？错不了，肯定是我们穷人的子弟兵。顾虑全消，急忙打开门，热情邀请战士们进屋里休息。

战士们在义婆家住下后，里里外外什么都抢着干，帮助群众做好事，排忧解难，大家对人民子弟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还经常给他老俩口讲革命的道理，越听得道理越多，立下要跟游击队一起干革命的决心。他们的家便成了游击队的“堡垒”、交通联络站、伤病员的疗养所、游击队之家，游击队就隐蔽在义婆屋前屋后的深山密林里开展活动。

每天蒙蒙亮，义婆就煮好饭，让每个战士带一盅到山上吃，一发现敌情，义婆便及时向部队报告，使部队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等敌人撤走了，又到山上请战士们回家吃饭，好好休息。有时敌人围困得很严密，战士们无法回家吃饭，义婆就上山打柴为名，把一些蕃薯干藏在刀笠（装柴刀的工具）里，送给战士们充饥。战士的衣服破了，义婆就一件件、一针针的缝补好。当义婆看到战士们用干菜叶、干松毛当烟抽时，心里难过极了，但敌人封锁严密，到外边买烟不容易。她就挨家串户，把各户农民丢弃的烟根、烟梗收集起来切碎，送给战士们抽，大家都称赞这种烟香醇、顶瘾。日子久了，部队吃饭确是个大问题。在困难面前，义婆毫不畏惧，除了把自己家里晒干作储备粮用的土茯苓拿出来给战士们吃之外，她到各农户去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大家用

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斗争，把粮食借出来接济部队。在义婆奔波下，使部队渡过了难关，在深山站稳了脚跟。

骨 肉 亲

义婆把每个伤病员看作是自己的亲骨肉，精心护理，先后在她家疗养好归队的伤病员就有四十多人。每次家里来了伤病员，义婆就去找鸡蛋，到坑冲里捉鱼摸虾，甚至把自己养在稻田里的鱼苗也捉来给伤病员补身体。一次部队送来一位姓严的女同志，发高烧，全身皮肤长着小红点。凭义婆的老经验，认为她患的是“猪毛病”。她二话不说，把家里唯一的母鸡杀了，鸡毛用来煮水给严同志洗澡，鸡肉留给其他伤病员吃，可她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严同志再吃上一些清凉解毒药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又一次，部队卫生员卫雪同志患病到义婆家里疗养。义婆发现她身体十分虚弱，弄来鸡蛋等给她补养身体，甚至把义公带到山上做工吃的蕃薯也省出一部分给卫同志吃，义婆还给卫同志换洗衣服，给她梳理蓬乱的头发，就象对自己的亲闺女一样。难怪伤病员这样称赞义婆：她是我们的好妈妈啊！

冒 死 救 同 志

一九四七年的一天早上，敌人突然进村来围剿游击队。当时部队早已转移，只留下黄华和孙清文两位女伤病员在义婆家里疗养，情况非常危急，义婆立即把她俩转移到山里隐藏起来。当义婆返来的时候，敌人已把村子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义婆心里想，人虽然安全转移了，但敌人什么时候才撤走呢？决不能让两位女同志挨饿呀。她立即煮好饭，盛在竹

篮里，不慌不忙的提着往村外走。敌人见了大声吆喝道：“篮里装的是什么？要到那里去？”义婆泰然自若地回答说：“谁不知道我大侄在山上做工，快正午了，送饭上山给他吃”。敌人恶狠狠地说：“若送给游击队吃立即毙了你，量你也没这个胆！”义婆就这样巧妙地通过敌人眼皮底下把饭送到两位伤病员手上的。当黄、孙同志捧起义婆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大米饭时，热泪盈眶，却咽不下一口。

大义凛然

一九四六年初夏，广东游击队主力北撤后，形势恶化了，敌人不断出动清乡扫荡，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小分队，同时大批杀害革命群众。在一片白色恐怖下，游击队的活动、给养、联络等都带来较大的困难。

那是一九四六年四月间的一天（江屯圩期），义公眼见游击队战士缺盐缺药已经许多天了，他决定到江屯圩去为部队购买急需的生活用品。当时，战士们都劝义公不要冒这个险，因为敌人在圩上设有关卡，严格检查趁圩的人。义公很有信心地说：“不用怕，圩期趁圩的人多，更没有人认识我，我买到东西就立即返回，大家放心好了”。可是，义公走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后来了解到，由于叛徒出卖，义公落入了虎口。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视死如归，始终没有吐露游击队的一点蛛丝马迹。

战士们知道义公落入敌人手中，既心痛，又愤怒，提出许多营救的办法，例如劫狱、攻打江屯，消灭圩上敌人，救出义公等等。与义公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义婆，老伴被捕，心痛欲裂。但是，她深明大义，非常冷静对游击队的领导同志说：“大家不惜牺牲一切营救义公的迫切心情，我是十分